

那年国庆·1979年的礼花

礼花镜湖夜

沈涛



今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每当“国庆节”来临之际，总让我想起过去所亲历的一些有关“国庆节”的趣事。1979年建国30周年芜湖市在镜湖之畔夜空燃放礼花“庆国庆”的事，让我终生难忘。

时光倒回42年前的1979年。那时候的我已经14周岁，是芜湖市第三中学的一名初三学生。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芜湖人勤劳朴实，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看一场电影就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娱乐活动。那时候的芜湖没有现在繁华，也没有现在的高楼林立。而市中心的镜湖却和现在一样，依然是那么的静，那么的美。镜湖还有一个名字叫陶塘，是“捐田百亩，汇而成湖”的南宋著名词人张孝祥为纪念陶渊明而起的名字。

我是从小在镜湖边长大的，镜湖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从1969年开始，我家就住在镜湖边芜湖市人民政府后面的宿舍大院——镜湖新村。夏日的傍晚我和小伙伴们常在镜湖里游泳、戏水，秋冬的清晨便沿着镜湖跑步锻炼身体。那时候的镜湖新村可是闹中取静的“风水宝地”，地处市中心，坐北朝南，背靠工人俱乐部山墙，面朝镜湖，出门三叉路口的左边通往市政府大门、镜湖公园、体育场、柳春园，对面直通中山路、范罗山、百货公司、新芜路，右边春安路通往工人文化宫、鸿江饭店和百货大楼的十字路口。现如今，这块“风水宝地”连同隔壁的芜湖市工人俱乐部、西花园、春安路都早被拆得无影无踪，2000年就建成了现在的市中心鸠兹广场。

话说1979年的国庆前夕，从下班回家的大人们的口中得知，国庆节的晚上要在镜湖上空燃放礼花，我们大院的这群小屁孩们异常兴奋，奔走相告，感觉比过年了还要激动，因为那是我记事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件大喜事、高兴事。那时候我们小，大院里住着近百户人家，多数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尤其是像我们家这样“鸡头”比较多的家庭，父母的管教还是很严的。大人们怕晚上外面湖边观看礼花的人多拥挤，担心我们出去容易“闯祸”，开始总是不肯让我们出去的。如果在大院里面看，可能只看到空中的礼花绽放，而在镜湖边上，能够看到礼花燃放升腾绽放的全过程，感觉当然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看礼花其实就是为了“看热闹”，若是凑不上这个热闹的气氛，那可是终生遗憾啊！所以各家的孩子们都软磨硬泡，加上有外面的同学上门相约，终于有的家长松了口。这样一来，

在家长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中，孩子们早早地吃完晚饭，穿戴整齐，三五成群，欢蹦乱跳，鱼贯而出，争先恐后地去霸位置了。幸亏来得早，我们占据了最好的观看位置。

那年国庆节的天气非常好，燃放礼花的地点就设在镜湖的南边，站在镜湖的北边观看当然效果最佳。因此，镜湖新村大门外湖边的一大块突出的亲水平台，成了当晚观看礼花的最佳位置之一。此外正对湖心亭，对面从左至右，有柳春园、烟雨墩、百花剧场，还有镜湖边最高的一幢白色建筑——市房管局大楼以及市书画院。果不其然，天色尚未黑下来，镜湖四周早已是人山人海、人潮涌动，估计至少有好几万人。有些地势较好的房屋楼顶上也已经全都站满了人。真的是人挤人、人挨人，好不热闹。好在人群中有人公安、武警在维持秩序，湖面上还有几艘救护用的巡逻艇，为了防止人员落水。

当夜幕降临，湖心亭和镜湖四周的建筑物上彩灯闪烁，远处广播中传来《歌唱祖国》的歌曲，烘托出镜湖夜晚国庆节的喜庆气氛，环湖岸站立等待的数万市民更是心情无比激动。当一颗颗五彩斑斓的礼花弹照亮镜湖夜空的时候，人群沸腾了，欢呼雀跃声随着礼花弹的不断升腾绽放而此起彼伏。而我们这群夹在人群中的孩子们，也跟着一起狂呼乱喊、手舞足蹈，激动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时光飞逝，42年弹指一挥间。今年国庆前夕，当我又来到镜湖边的那块突出的亲水平台上，放眼望去，夜晚的镜湖四周灯火阑珊、霓虹璀璨，湖面波光粼粼，湖边垂柳摇曳，我的同龄人和着音乐跳着欢快的广场舞。镜湖，你依然那么的美！

值此国庆72周年之际，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图片由肖同泰于1979年10月1日报)

那年国庆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国庆节。

你记忆里的国庆，是什么样子的？是那场一早在电视前、全家一起收看的阅兵实况转播？是过一年一样热闹的群众集会？还是全民欢庆的旅游黄金周？

关于国庆节的记忆，老芜湖人有说不完的故事——1979年，镜湖上空绽放的空前盛大的礼花秀，依然历历在目；上世纪90年代，芜湖连续举办多届大型菊花展，万菊竞相绽放的美丽盛景，让人记忆犹新；2000年，一桥飞架南北的芜湖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连八天成千上万人有序上桥参观游览的盛况，仿佛还是昨天……

——编者按

那年国庆·芜湖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总有些饱满的日子 沉淀在生命里

梁震

2000年9月30日，被称为中国建桥史上继武汉、南京、九江长江大桥之后“第四座里程碑”的芜湖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那一年，我24岁，通车典礼的时候我就在主桥上。这一晃就21年了。

对于芜湖的所有记忆都源于儿时的一次次穿越。小时候就听大人讲，从湾沚到芜湖可以坐21路公交车，可我一次没有坐过。仅有那么几次去芜湖，都是坐中巴，一路上颠过来，路边尽是些绿油油的田野和低矮连片的村庄。土墙瓦房的墙上刷着无比醒目的标语：五讲四美三热爱，或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些标语远远看去是那么显眼，字体或红或白，给人希望，催人奋进。

上大学以后，每次总是父亲送我。他执意陪我从湾沚坐上中巴车一路颠簸来到芜湖，从麦田和山色来到这座小城。明暗交替的天际线下，高大的树木，宽阔的街道，偶尔过去的公共汽车和匆匆的人群，一切都是电视剧里看到的画面，一切又都是梦想中城市的样子。我们穿越五一广场，穿越大半个城市，我们赶到八号码头买票，我们排队渡轮。那拥挤、潮湿、破旧的轮船，始终像一个影子盘踞在我对这座江边城市所有回忆的上空。在渡轮有限的空间里，人与人互相拥挤，轮船里充斥着蔬菜、鱼肉、金属、灰尘和其它杂物的气息。完全记不得当时的江风是什么味道了，这和上海外滩上的江风是两个世界。我们静坐抑或伫立，等轮渡到了江对岸，再跟人流穿过破旧的房屋，来到同样陈旧不堪的江北火车站。是的，从那里我要拿学生证买一枚火车票，坐上绿皮火车奔赴遥远的省城合肥。

父亲就在人群中朝我挥挥手，转身消失在送别的人群里。他将要再次坐轮渡从江北回到江东，然后穿越大半个城市，再坐上中巴车回到老家湾沚。父亲不在已经多年，每每想到这样的光景，当时的万物总在瞬间涌入胸膛。

而我对芜湖的印象，就基本停留在这几个画面：父亲带着我和妹妹，穿越繁华而拥挤的步行街和热闹非凡的和平广场，百货大楼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五香居里香喷喷的酱肉让我们流连忘返；姨夫带我芜湖走亲戚，他背着我走在灰色的羊毛埂上，长长的江边天际线和暮色下的中江塔，还有第一次走进的新华书店，让我感受这个城市的风情和叙事；大学毕业我一个人住在遥远的城南，那些弥漫着旧色气息、伴随着蝉鸣狗吠的房子，多少年来仍

低低落地生长在我毕业后那几年的记忆里，像水草般萦绕，久久不能散去。

工作后的第一个十年，我很荣幸以一位建设者的身份，把时光奉献给了这座城市。我在这个城市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是当时的城乡建设委员会工作了11年。2000年9月30日，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我就在长江大桥上，全程见证了国家“九五”重点工程，也是20世纪末我国在长江上修建的最后一座公铁两用桥——芜湖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

记得当天，有500辆奇瑞轿车和公共汽车开上公路桥，跨过长江，通往幸福的未来。一连八天，成千上万人有序上桥参观游览。被楚江冲开的天门连接起来了，在芜湖人眼里，它给我们当时平凡的生活里带来骄傲的谈资和极大的便利。

是啊，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最初构想是1917年，而到了1997年才正式开工，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整整用了80年。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用了6年，南京长江大桥用了10年，九江长江大桥用了20年，而芜湖长江大桥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作为20世纪全国科技含量最高、规模最大的特大型桥梁，芜湖长江大桥312米的大桥主跨采用连续钢桁梁斜拉桥，也为我国最长的公铁两用大桥建设开创了先例。

多年以后，我离开芜湖，又再次融入这个城市，成为漫天晚霞中的一缕光，滚滚长江里的一滴水。奇巧的是，从地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到省会合肥，再到今天我工作的中铁设计院，我工作的三个点实际上都和这座大桥有微妙的关联。在芜湖，作为地方建设系统的一名员工，我目睹了它的诞生；在合肥，我通过它演绎了每周从合肥到芜湖、从芜湖到合肥的双城记；而我任职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中铁大桥勘测院集团，正是当年芜湖长江大桥（一桥）的设计方，也是现在芜湖长江三桥的设计方。从当年的白衣少年，到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大叔，这座城市里能给我留下印象的实在太多了。无论是当年劳动路上人头攒动的黑马歌舞厅，还是屹立在江边看云卷云舒的中江塔，抑或是挺拔在楚江之上的芜湖长江大桥，始终是我永存在记忆深处饱满的惦念和骄傲。

长江一桥，长江二桥，长江三桥，过江隧道，城市轻轨……眼下的这座城市作为省域副中心，作为人民的城市，正在夜以继日地散发着它巨大的动能和魅力。我们老去了，城市依旧年轻。

我想，最初的奋斗与梦想，当然由城市去传承和更新，而沉淀在我们生命深处的，却是对这座城市永远不变的情怀和信念。

(图片为本报资料图片)



那年国庆·菊花展

记忆里的菊花展

盛书刚



国庆期间，借着黄金周的人气，不少地方都纷纷搞起大大小小的菊展来，吸引人气之余，也为国庆增光添彩。让我想起芜湖历史上曾经轰轰烈烈的菊展，那是许多芜湖人抹不掉的记忆。

为什么要搞菊花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芜湖的菊花展示，恰逢其时。作为芜湖会展经济的早期形式之一，菊展不仅满足了当时市民的文化生活需求，而且提高了芜湖知名度，推动了芜湖经贸发展。菊花时节，演变成了菊展时节甚至菊花节庆。每到秋日，万菊攒聚，万头攒动，形成了新时期芜湖的新风俗。

芜湖市举办第一届菊展约在1976年前后。到了1990年，一共举办了16届。

最初，菊展都是在镜湖周边办展。环湖的空地上，到处布满菊花展的展台与展点，包括步月桥、书画院、柳春园、迎宾馆等景点。后来，由镜湖周边办展变为“湖山一体”办展，赭山地方大，容纳展点多，“千株秀”“万多菊”，都集中在公园东门到西门，大小赭山之间。菊展由镜湖到赭山，更聚人气，也便于管理。当然，有时，镜湖赭山两边都办菊展，各具特色，相映成趣。

芜湖的菊展举办了多年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俨然已成为“菊节”了。1991年，芜湖市举办了

首届芜湖菊花节，主办是“市政府”，协办是“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芜各单位”，菊花节的全称是“菊花艺术节”，非“菊展”。首届菊花节在赭山公园、镜湖公园、汀棠公园，以及市区的主要道路、码头、广场，均有布展。在赭山公园，还赋予了展区以不同主题，像“吉祥如意”“江南风情”“菊黄蟹肥”等等，各擅其长，相映成趣。

很多市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芜湖第二届菊花节举办，名称多了“国际”二字：“芜湖国际菊花节”，开始向全世界推介芜湖。那年的菊花节还制作了菊花节徽章，椭圆形，中间为菊花简笔画，由一个“W”（“芜”的声母）托起。此外，此次菊花节还发售了菊花节入场券，售价是2元。

菊展与菊花节是有区别的。菊展就是展菊，菊花节则不同，还包括菊花展示之外的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菊展不一定是政府行为，而菊花节的举办一定是政府行为或政府参与的行为。档案资料显示：在1992年的“芜湖国际菊花节期间”，芜湖同时举行了外商投资洽谈会，各种类型的订货会、交易会、联谊会等，共接待了国内外客商800多人；对外贸易，签订了18项意向书，出口成交合同35.8万美元，意向协议40万美

元；对内贸易，成交总额3395万元。可见，芜湖国际菊花节不仅向国内外宣传了芜湖，也成了芜湖经贸活动的一个新窗口。

回顾往昔的菊展和菊花节的盛况，说“全民盛会”一点也不夸张。

承办单位就特别多，政府主办，各机关事业单位、各大中型企业参加。那时，很多国有企业建有花房、花圃，绿化、美化厂区，迎接来宾。政府年初分解菊展任务，各个企业欣然接受。参展季节，精心挑选，精心布展，唯恐落后。参展品种也很多。最重要的是，观展人数多。《芜湖年鉴（1996）》记载：“第25届菊花展于1995年10月28日至11月28日在赭山公园举行……全市各区局、厂矿等60个单位参展，展出菊花500个

品种，20万盆株……游客达20万人。”其盛况可谓：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男女老少，全家出动。呼朋引伴，远近蜂拥。风雨无阻，晨昏相从。鸪兹沸腾，山湖动容。市民对自己的市花，不仅争相看花，临走还要买花。既是看客，又是买家。看花买花，展花售花，融为一体，皆大欢喜。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芜湖市的菊展或菊花节连续开办了20个金秋。人气十足，花香绵绵，形成了“菊花攒人，人攒菊花”的互动效应，给芜湖市民和周边市县观众留下了美好的享受和难忘的记忆。

(图片为本报资料图片)

